



少年薄雪再 年雪草见

SHOONIAN
ZAIJIAN
BO XUECAO

张倍
(桃子夏)
/著

优质青春偶像作家{桃子夏}
继《蔷薇的第七夜》畅销30万册后

完美转型签约《花火》，历经365个日夜7次修改
华丽呈献《再见，薄雪草少年》

才情主编小狮携手桃子夏完美献唱
小说主题曲《而我不能忘》&唯美动人MV全球同步发布

描摹念念不忘的年少情深，静述悲怆黯然的宿命纠葛
十七岁的薄雪草少年，守候在她纯白记忆云端。如空气如尘埃，渗入青春的每一处罅隙



YZLI0890126920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再见薄雪草少年

张信
(桃子夏)
著

SHAOTIAN
BO XUECAO
ZAIJIAN



YZLI0890125920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见, 薄雪草少年 / 张蓓 (桃子夏) 著. —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358-6498-7

I. ①再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2921 号

总策划: 邹立勋

责任编辑: 周霞 刘艳彬

创意策划: 曾状状

视觉创意: 周昕

特约绘画: 米沙

出版人: 胡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: 410016

电话: 0731-82196340 82196334 (销售部) 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9

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6.80 元



目录

CONTENTS

楔子

二十年后，他的日记



001

Chapter 1

醒不来的梦



005

Chapter 2

想念默如尘埃



033

Chapter 3

被时光掩埋的秘密



063

Chapter 4

旋木的追逐



101



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 5

透明的悲伤



137

Chapter 6

薄雪草物语



171

Chapter 7

最初的天堂，最终的荒凉



203

尾声

触不到的天空



233

《再见，薄雪草少年》创作手记

241

《寂世·羽光》试读

247



楔子

二十年后，他的日记

2029年6月29日，暴雨。

三周前的那个早晨，我跟同学一起走进高考考场。母亲因为乳腺癌死在手术台上，当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。

她独自抚育我，一生寂寞，连死亡都如此寂寞。

今天清点遗物时，在母亲装丝巾的抽屉里，摸到一个方形的盒子。是什么呢？她将它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柜最深处，显然对它珍爱非常。

拨开缠住盒子的细软，只见一个蓝丝绒盒，边角磨旧了，没有Logo。我猜想，里面大概是首饰吧，打开它——竟然是一张照片。

边角发黄，淡去的颜色掩不住照片里男生和女生的青春。两人在教室里，女生羞赧地笑，脸颊的梨涡盛满甜美。我看着眼熟，惊觉：这不是母亲吗？

再看那男生，除了发型衣着旧式一点，轮廓眉眼竟然跟我有百分之九十相像。此时，风像鼓起腮帮子的孩子，一口气一口气，轻柔地吹起卧室的纱帘。

我用手指抚摩照片的磨砂表面，终于明白了，这是他们年轻的时候。

十几岁时的母亲和父亲。

我是遗腹子。爸爸过世后，妈妈一直没有再婚。从小到大，每逢爸爸生日忌辰，妈妈都会做满桌的菜，一口也不吃。只要我拿起筷子夹一块，她就会怔怔地望着我，眼泪忽地就滴落。当年的我总嫌她败兴，好好的一顿饭也能吃着吃着就哭了。

如今见到这照片，才发现林干妈说得没错。我的脸越长越像爸爸。

血缘真是奇妙，难怪每年在他生忌之日，妈妈看到我的脸，就会想起他。

照片背后写着几行字。

“滕司屿跟叶默宁要永远在一起，这是属于我们的小永恒。”

落款：“滕”。

爸爸的字写得很好。我对他的印象几乎为零，活到现在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亲笔字。

我将照片收回到那蓝丝绒盒里。原来放照片的那个地方，还有一张叠成方块的字条和一块小石头。普通的石头，颜色黝黑，不如雨花石光滑。拆开那字条，上面写着一首小诗——

大雨后的樱花坊 一地芬芳
而我不能忘 初吻的清香

噩梦的夜晚 赶不走心慌
而我不能忘 曾有你睡在身旁

念书的小孩 回身孤独地张望
而我不能忘 你说要给他父爱的肩膀

穿白纱的新娘 期待蜜月的远方
而我开始想象 天堂里与你相遇的模样
你依旧俊朗 我白发苍苍
任岁月绵长
两两相望 满地月光

纸张发黄，字迹褪色，应该是妈妈多年前写给爸爸的。如今他们在天堂遇见，是否“两两相望，满地月光”？

在这个下午，光阴流淌得极慢、极慢，我坐在她生前睡的床上，还能感受到她的气息。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落下来的，止不住，竟如泄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，真是狼狈。泪光蒙眬中，我又拈起那块黝黑的小石头。

粗糙的石头，没有什么光泽，看不出有任何价值。

妈妈为什么要留着它，留了一辈子呢？

滕景生

再见

004 薄雪草
少年

6



醒不来的梦

她抬头怯怯地看他，嘴角泛起一丝笑意，然后像只小兔子，轻轻柔柔地走了，

留下一阵洁净的芬芳。

美得素净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绝望像入夜时迅疾垂落的漆黑天幕，
撕破了这个脆弱的梦境。

【一】她抬头怯怯地看他，嘴角泛起一丝笑意，然后像只小兔子，轻轻柔柔地走了，留下一阵洁净的芬芳。

2007年，夏。

“喏，又是一个你的仰慕者。”

浣熊把一个粉红色的信封扔在滕司屿的桌上。信封上粘着诱人的桃心，用脚指头想，也能猜到里面写着什么。

无非是——

“滕司屿学长，你好，我是某班的某某某，自从上一次在球场上看到你灌篮以后……”这样的信，每个月他都要收好几封。

夏天的教室热得像个蒸笼。司屿一觉醒来，满身是汗，他随手把信揉成纸团，嗖的一声扔进垃圾桶。浣熊跑过去一瞧，那纸团扔得极准，正中垃圾桶里唯一的空隙。

“啧啧啧！太没天理了！我一个都捞不着，你天天有女生送上门。”浣熊的真名叫王浣然，座位就在司屿的前排，硕大的黑眼圈分布在白胖的脸上，真是名副其实的“浣熊”。

司屿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
校广播里插播通知，说是请初一到高二年级各班的体育委员、宣传委员和文娱委员马上到小礼堂开会。

同桌大龙推了他一把。

“哎，体育委员，还不快去开会！”

浣熊撑着下巴，一边色迷迷地遐想，一边嘱咐司屿：“各班文娱委员……啧啧啧，肯定有好多美女。喂，高一三班的叶默宁就是文娱委员，你记得帮我要她的QQ。”

司屿随口“哦”了一声。

浣熊急了：“你真要帮我问啊，你自己对女生没兴趣，可不能误了哥们的事！”

中午一点半。

同学们陆续回教室准备上课。男生们玩球耍帅。女生们三五成群，兴奋地讨论SJ的演唱会，她们不是“妖精”就是“仙后”，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哄笑，引得男生们不住地偷瞄。男、女生阵营分明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又好奇地互相观望。

在这个冒着粉红色泡泡的中午，浣熊的一句“你自己对女生没兴趣”，瞬间钻进了所有人的耳朵。好几个女生回过头往这边张望，半遮住嘴，低低地对同伴说：“喂，你们刚才听到没……”

司屿毫不介意，站起来双手插入口袋，自顾自地去开会。

“我只是没遇到合适的，等真遇着了，我这一辈子只对她好。”

他是孤儿，由单身的养父收养至今。

无父无母的孩子，天生有感情上的洁癖。要么不爱，要么深爱。虚浮的感情纠葛，从来不是他的菜。少年精致的五官上，仿佛有一种洁净凛然的气息。女生们没骨气地忘记八卦，目光跟着他的背影走。浣熊冲那个背影愤愤地竖起中指。

“哼，这么臭屁？我倒要看看，最后是哪个女孩子降伏了你！”

开会的小礼堂在另外一栋教学楼。经过小卖部时，他摸摸校服口袋。

只有四个硬币了。

摊在手上，阳光下它们少得刺眼。如果买了可乐喝，晚上就连包子都吃不起了。跟老爸吵架赌气的下场，就是这个月没有生活费。司屿正郁闷，冷不防后面有人撞了下他的胳膊。

丁当……一连串薄薄的颤音。

硬币坠到地上，往四个不同的方向滚去。撞到他的胖女生冲他

扬一扬手，说：“对不住了啊，帅哥，我们急着去开会。”说完，停也没停就往前赶。

司屿没办法，躬身捡起救命钱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在他拈起最后一枚硬币的瞬间，另一只手也触到了硬币的边缘。

她纤长的手指轻触到他的指尖。

陡然遭遇麻麻的电流，两人一怔，迅速地收回手。原来是刚才那个胖女生的同伴，见朋友撞到了司屿，停下来帮他捡硬币。

司屿抬头看。只见白皙的一张脸，温温柔柔地映入眼帘。

说不上很漂亮，但有一种美妙的气场隐隐存在，让你忍不住想多看几眼。女生的脸红了，习惯性地把发丝捋到耳后，言语带着紧张：“对不起……对不起。”

眼波流转，顾盼生辉。

她抬头怯怯地看他，嘴角泛起一丝笑意，然后像只小兔子，轻轻柔柔地走了，留下一阵洁净的芬芳。

美得素净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直到广播里再次响起开会通知，他才缓过神来，急急赶到会议室，这时大家都已经坐好。辅导员发给每人一页“关于召开校运会的通知”，就开始慷慨激昂地召开动员大会。司屿一句都没听，他想，赌气归赌气，跟面包相比，面子问题只是浮云。

趁辅导员没有注意这边，他就躲在前排座位后，给老爸发短信：“没生活费了，钱请打到建行账户上，×××× ×××× ×××× ×××，户名是我。”

老爸上周来学校，在校门口的移动营业厅办了个新号码，当时他们爷儿俩正吵架，他只瞄了一眼，存都没存。生死存亡之际，可不能在这儿掉链子啊。司屿定神想了一会儿，吧嗒吧嗒摁下“158×××××67”，点击“发送”。

发送完这条短信，就等于向老爸投降了。

他怏怏地往后仰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听台上的辅导员长篇大论，

她说：“校领导非常重视这一次的校运会，我们啊，要展现出当代中学生朝气蓬勃的风貌！这不仅仅需要各班体育委员大力动员同学们报名，更需要宣传委员的配合！这里呢，我想重点表扬一下高一三班的叶默宁同学。这一次校运会的前期宣传中，她配合校广播站做了大量工作。来，叶同学，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。”

教室里鸦雀无声，没人站起来。

辅导员的面子挂不住，又喊：“叶同学，叶默宁。”

众人的目光像包围圈，集中在一个低头摆弄手机的女生身上，旁边的人悄悄捅了捅她的胳膊，女生慌忙站起来，习惯性地捋一捋发丝，没出声，脸颊儿先微微泛红。咦，是她？靠在椅子后背上的司屿坐直了，怔怔地看着那女生。

是刚才帮他捡硬币的女生。原来她就是叶默宁。

司屿想起浣熊的交代，又喜又忧：知道了女生的班级和名字，追起来方便得多，可这是兄弟先看上的妞啊。就在默宁站起来的一瞬间，手机嘀嘀作响，在安静的礼堂里尤为刺耳，司屿连忙低头，在前排同学密不透风的掩护下，一手遮住屏幕，留出一小块视野，打开了屏幕上的新信息。

14:05 06/06/07

发件人：158×××××67

臭臭臭骗子！

他有点囧。发错了？又核对了一次那个号码，尾数到底是“67”还是“76”，还真拿不准。司屿回过去一条：“大姐，发错了而已，没必要骂人吧。”

发完后想想，对方不一定是女的，说不定是大叔装萝莉。

辅导员本来有点火，见着小姑娘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也就没追究。不似想象中甜美，默宁的声音有一点沙哑。清纯的一张脸，嗓音里却藏着那么多故事。后排的男生小声讨论，叶默宁的五官里到

底哪点长得最好看。这奇妙的几分钟里，大家的注意力都拴在她身上了。司屿呈面瘫状靠在椅背上。

他的个性就是这么纠结。表现得越不在乎、越冷漠，动心就动得越彻底。恍惚间有魔力征服了他，宛如硕大的蛛网。他掉入其中脱不了身，又心甘情愿地不想挣扎。挨到散会，茫茫人潮中，他故意拖缓步子，跟在叶默宁和那个胖女生后面走。离下午第一节课还有十五分钟，从小礼堂回教学楼的路上，拥满散会的班干部。

爱情真是没有道理的东西。

看到有男生瞄她，他恼火得很，好像对方在打他女朋友的主意。如果有人路过时擦着她的肩膀，他恨不能一胳膊把对方撂倒在地上，狠狠警告：“小子，你离她远点。”

滕司屿同学迅速进入角色。入戏太深，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叶默宁的准男友。

离得这么近，他甚至能看到她耳廓上细细的绒毛，闪烁着若有若无的光。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，小小幸福时光。

胖是一种境界，不是一天就可以达到的。从小礼堂里出来，胖女生就果断地掏出牛肉干，边走边吃，一边拿着默宁的手机玩。

她说：“你新换的号码是多少？我还没存呢。”

默宁报出一串数字。

司屿竖起耳朵听。

158……4……67。

快上课了，走廊上人超多，她的声音太小，他听到隐约的几个数字，有点耳熟。

胖女生玩她的手机玩得不亦乐乎，最后落到重点，打开默宁的收件箱，嘿嘿嘿笑得跟黄鼠狼似的，说：“看看有没有野小子骚扰你……”

翻到第一页，胖女生的小眼睛倏地亮了，嚷嚷着：“哟，还真有啊！”

有男生给她发短信？

打翻了醋坛子，司屿不爽地扯扯嘴角。

看来，情敌不少啊。

胖女生得意地作势要念短信。默宁着急地伸手去抢，说：“你乱讲，哪里有什么野小子啊。”

“切，这还不算吗。”

默宁说：“拜托，那个是骗子发的短信！”

把那条短信看仔细了，胖女生也觉得有点不对：“是哦，真正想追你的男生不可能问你借钱。”

“就是嘛。”默宁又好气又好笑，“林簌簌！别闹，快到教室啦。”

不料林簌簌翻到了下一条，说：“不对哦，如果他不认识你，干吗叫你‘大姐’啊，还说是发错了，没必要骂人吧。”

一直竖着耳朵偷听的司屿心里咯噔一下。

等等，她们说的那条短信……怎么好像是自己发的？司屿绷不住了，回想起默宁刚才报的那几个数字，跟他印象中爸爸的手机号码……很像很像。

簌簌不相信是骗子，嚷嚷着：“叶默宁，你肯定是偷偷交男朋友了，我连暗恋班长的事情都跟你说了，你居然有主了都不告诉我啊。嘿嘿，我要跟妹夫说说话。”

一边说，一边回拨号码。

糟了。

十八年来他第一次这么慌，迅速翻出手机准备关机，可一切都晚了。那熟悉而欢快的铃声与胖女生手中的手机配合得准确无误，手机用最大音量喜庆地提醒司屿：“电话，电话，您有新电话！”

前面的两个女生同时回过头，林簌簌打量打量司屿，又回头看看默宁，恍然大悟，说：“默宁，真的是他啊？！难怪走得这么近！”

默宁比谁都吃惊。

他和她两两相望，半晌，谁都没开口打破沉默。手机还在他手里不依不饶地喊着：“接电话啦，您有一个新电话啦。”叶默宁的号码在屏幕上跳动，他想掩饰都没辙，脑海里只有两个字——

完了。

她一定以为我是骗子，这怎么解释得清——少年窘到极致，绝望像入夜时迅疾垂落的漆黑天幕，撕破了这个脆弱的梦境。

【二】 甜蜜如阳光下的肥皂泡，风一吹，就破了。

醒来，已是三年后的一个清晨。

滕司屿从King Size的大床上爬起，睡眼惺忪地站在水池边刷牙，镜子里的他是个快二十一岁的大学生，轮廓里少了青涩多了锐气。他调出手机日历，屏幕上黑底白字地显示着“2010年5月17日”。

今天是她十九岁的生日。

司屿颓然坐在床边，望着渐亮的天空出神。跟默宁交往了几年，感情一直很好，要不是几个月前的那场意外，他们绝不会协议分手。

分开的这几个月里，他抽烟、喝酒……司屿什么都学会了，而且每晚都梦见她的脸。

最后一次约会，选在学校的湖畔咖啡屋。那天她点了一杯最爱的咖啡。窗外湖光粼粼，她的眼底泪光隐约。店堂里光线柔柔的，她不说话，眉心微皱，用小勺搅动着服务生端上来的咖啡。

像从一口深井里打起残存的水，他沙哑着嗓子问她：“我们是‘中止’还是‘暂停’呢？”

她抬头看他，美目如星。

年少时外冷内热的毛病还在，他装作无所谓：“我尊重你的决定。”说完，在心里狠狠骂自己：笨蛋，什么叫尊重她的决定？滕